

周路与陕北的女娃 28个贫困

·本报记者 左泽华 文/图·

周路最新的力作《陕北女娃》出版了,在这本书上他图文并茂记录了陕北地区28个贫困女娃的日子和梦想!

周路不是陕北人,他是合肥人;周路也不在陕北工作,他供职于合肥市群众艺术馆,那么他为什么会与陕北结下了不解之缘?为什么会与陕北的28个贫困女娃结下了不解之缘?带着这个问题,在骄阳似火的炎炎八月,记者陪同周路踏上了去陕北的路,陪同他将这本《陕北女娃》挨家挨户地送到这28个女孩的手中。



父亲珍藏的剪纸 在他幼小的心灵打下烙印

在与周路聊天时记者得知,周路的陕北情缘缘于他的父亲——周芫。

周芫是一位老木刻家,延安鲁艺的学生,用著名作家鲁彦周的话说:周芫是一位极其忠诚古朴的人,他对在延安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极其留恋,对陕北那块土地深深地眷恋。周路说:“文化大革命”红卫兵抄他家的时候,他看见被抛撒得满地的红纸,捡起来一看,原来是父亲珍藏多年的陕北剪纸,这些美丽的剪纸,在文化艺术极其匮乏的“文革”时期,对于周路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,因而这些剪纸也在周路的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加上父亲对延安,对陕北有怀念,使周路一直有个梦想:有朝一日一定要到延安去看看,一定要到陕北去看看。

这块神奇的黄土地 极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

1985年,周路第一次怀着兴奋和好奇的心情踏上了陕北的这块黄土地,谁知却从此一发不可收。

此后周路年年都自费来这里,有时一年还来两次,最后为了系统地发掘、收集、研究、整理陕北的民间艺术,他还主动请缨来到贫困的延川县文化局挂职两年。

是什么深深地吸引着周路20年来年义无反顾地来这里,周路说,这儿是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的发祥地,这儿曾经孕育了无数英雄豪杰和炎黄子孙。疲惫的黄土地,纵横的沟壑,孤影形单矗立山梁的“消息树”,处处都在向人们诉说它的自身的经历。更重要的是固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,仍旧这样的纯真憨厚默默无闻地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披星戴月,劳作生息,循往人生,五千年他们始终保持着这种本色。

正是这块五千年黄土地,正是这里勤劳善良的人们,给了周路创作的灵感,他把对黄土地和人民的深深的

爱全部融于艺术创作中,鲁彦周是这样评论周路的版画作品的:接触了他的木刻我深深地为之感动,他把自己对于古老的历史,古老的荒原的理解和还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穷困人民的敬意,紧紧地联系在一起,仿佛这就是命运,是历史的沉淀,是大自然的严酷。

正是这块黄土地上,给周路的艺术创作带来了不菲的成绩,这期间他还涉足摄影和文学创作等。

还有比艺术更重要的 事情值得去做

这块神奇的黄土地不仅给周路创作带来了灵感,更重要的是这片神奇的土地使周路领悟了人生的真谛:我从黄土地来,还要回归黄土地上去,在一望无垠的绵绵山峦中飞舞着的无数个尘埃中的一粒可能就是,因此我在充作人间过客时,切不可为功名利禄、烦恼忧虑所困惑,更不可有贪婪、虚伪、懦弱的一面出现,直面人生,愉快地来,无悔地去……

应该说这是一种人生的境界,一种思想的升华!

也许正是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,这种灵魂深处的净化,使周路从艺术的追求同时转向对严肃的社会问题的思考,转向关心陕北贫困山区的女娃,开始关注这些女娃的命运!

周路在《陕北女娃》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:二十年前,我怀着新鲜和好奇,第一次来到陕北地面。路边的残窑旁立着一个女娃,白白净净的,温温顺顺,怯生生地看着我,很听话地摆姿势让我照相,然而过后我便销声匿迹了。带走了她的疑问,带走了她的一丝丝希冀,以后我又来这里十余次,又干脆两年时间驻扎在这里,我又无数次地遇上这种希冀的目光……

每每看到这种目

光,我便会想起自己的女儿。我的女儿出生在医院的无菌室里,这里的女娃出生在自家的炕头;我的女儿作业本写几个字便弃之不用,这里的女娃只能用树枝在地上写字;我的女儿零食当饭吃,这里的女娃一天只有两餐稀饭干馍……这一切一切,都促使我从新鲜好奇变得严肃认真,促使我将偶尔的行为变成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。于是七八年来,我用镜头去记录陕北女娃真实的故事,用心去聆听她们的人生梦想……

一座座陡峭的山峰 印证着他20年的艰辛

如果说,一项重要决定的做出需要勇气和决心,那么要完成这项决定则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。在跟随周路到陕北的日日夜夜,记者耳闻目睹并亲身体验了周路这么多年的辛苦和付出。

周路书中的28个女娃都住在陕北延川县、安塞县两县中的一些十分偏远的小村庄里,这里群山环绕,沟壑纵横,交通十分不便,村与村之间只有一条山羊才能行走的山间小路。

8月的天,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,坐着不动全身都是汗,何况我们每天都要背着沉重的行李,在火辣辣的太阳下行走,在没有路的山崖上攀登;黄河岸上的绝壁悬崖上有着我们的足迹,漫天风沙刮过的地方有我们的身影;在万丈峡谷中,我们翻过一

座座陡峭的山峰,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,酸痛了他的双眼,但是我们却不敢擦一下,因为稍不留神,脚下就是万丈深渊,每一座山翻下来,两条腿都累得直打哆嗦,我们的心因为后怕也在打哆嗦。

回头望望我们所翻过一座座的山峰,再向前看看前面还是绵延无尽的群山,我在问自己如果下一次还让我来,我还会来吗?我肯定要犹豫!但是周路来了,而且一来就是20年,年年如此,次次如此,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!如果不是周路对陕北人民赤诚的爱,如果不是周路对事业的执着追求,他何必要吃这份苦!

延川县委副书记白世明说,这么多年来,周路所吃过的苦,是我们当地的很多干部根本就吃不了的苦!

当地的老百姓称他是 没有婆姨的憨汉

在延川县,周路是个名人。当我们到达延川县招待所时,不管是谁见到他都热情地说一声:“回来啦!”而不是说“你又来啦!”这里人们早已把周路当成了陕北人!

在山间的小路上,很多老百姓不知道周路的名字,却熟悉他的背影,因为他总是戴着一副眼镜,背着沉重的包包独自行走在绵延不断的山峦之间。

每进一个村庄小孩子们跟着后面直叫“周路、周路”,大人们却热情地说:“走回家吃饭去!”每进了一个家门总是有人热情地招呼道:“来啦,上炕坐!”

周路在村子的汉子们的眼里是个憨汉。我们每到一个女娃家,这家的大人总是要拿出孩子的照相本,本子珍藏女娃从小到大的照片,一年又一年,记录着孩子的成长,而这些都是周路每年来为她们照的。所以村里

的汉子们都笑周路是个憨汉!每年都跑这么远来为孩子们照相,照完后再跑这么远把照片送来,不要一分钱,不图任何回报,这不是傻子、傻子又是什么?纯粹一个憨汉!

周路在村里的婆姨们的眼里是个没有婆姨的人。因为经常在过年时候周路就来了,而此时哪个不是往家里赶,俗话说不是吗?有钱无钱,回家过年,如果有婆姨,他为什么不守着热腾腾的炕,偏要到这来受罪!

周路有一个心愿 想把这28个女娃带出大山

集周路多年的心血的《陕北女娃》这本书终于出版了。这本书今年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荐为百种优秀图书。

周路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,不是为了扬名,也不是为挣钱,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,自己的文笔,告诉人们,在陕北还有这样一群贫困而又十分可爱的女娃,亟待人们的关注和关心!

应该说周路的目的初步达到了!出这本书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深深为周路的这种大爱的精神感动,更为书中28位女娃的前途所牵挂,今年7月决定投资10万元,在黄河岸边伏羲河村办一所希望小学,解决这里的孩子们没学上的问题。

但这还不够,周路还希望有一天能将这28位山里的女娃带出大山,带着她们到北京去看看,到高等院校去看看,让她们看一看外面的世界!

还有书中名叫翻翻的小姑娘的腿不好,他希望有人能够资助,治好翻翻的腿,让她实现“长大了能干活”的愿望。

他更希望书中的那些女娃,以及陕北更多的因贫困有的已经失学,有的正要失学的女娃们能得到人们的资助,帮助她们完成9年义务教育。

周路说,因为现在的女娃以后就是为人之母,她们如果没有文化,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代,还有下一代的孩子们!



与孩子们交流,与老乡们拉家常,一切都那么亲近,没有距离。

她们都是这本书的主人公,看到书中的自己,她们拿起笔,写下了感想。

新闻人物



周路,合肥市群众艺术馆,研究馆员。1965年5月出生,安徽合肥人。1980年毕业于安徽六安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系,1985年至今20次自费赴陕北黄土高原采风,收集研究民间艺术,其间于1992年至1994年赴日本留学,主修版画技法。2001年至2003年主动请缨,赴黄土高原的腹地陕西省延安市的贫困县——延川县挂职,从事民间美术的调查研究工作。从2003年起他先后出版摄影集《画家眼里的黄土高原》《画家

带你走陕北——看延川风光》,出版了反映黄土高原风情的《久远的故土——周路绝版油印木刻集》共六套,同时还著有《陕北女娃》(图文纪实画集)《高风莲》(乡土艺术大师丛书之一)《团花世界》《陕北纪实》等。

从1993年起,周路先后11次在日本和国内举办个人绘画展和版画展,并多次在国家级的大展获奖,并获得“鲁迅版画奖”。

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。